

哲学的叩问译丛

史忠义 主编

[法] 让·贝西埃 著

史忠义 译

叩问小说

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

Questionner le roman

Quelques voies au-delà des théories du roman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哲学的叩问译丛

史忠义 主编

[法] 让·贝西埃 著

史忠义 译

叩问小说

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

Questionner le roman

Quelques voies au-delà des théories du roman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叩问小说：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 / (法) 让·贝西埃著；史忠义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

(哲学的叩问译丛)

ISBN 978-7-5130-4913-9

I. ①叩… II. ①让…②史… III. ①小说研究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5333 号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and the French title of the book.

责任编辑：刘 睿 邓 莹

责任校对：王 岩

文字编辑：邓 莹

责任出版：刘译文

哲学的叩问译丛

叩问小说

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

Questionner le roman

ChaoYue XiaoShuo LiLun De RuoGan TuJing

[法] 让·贝西埃 著 史忠义 译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44

责编邮箱：liurui@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5070/82000893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9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264 千字

定 价：58.00 元

ISBN 978-7-5130-4913-9

京权图字：01-2016-1078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Par Jean Bessière

Questionner le roman

Quelques voies au – delà des théories du roman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2

卷首语

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

史忠义

贝西埃的《叩问小说，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法国大学出版社，2012）以问题学哲学为指导，重新审视了小说这种最庞杂的文学体裁，在检视 19 世纪以来主要小说理论家詹姆斯、卢卡奇、巴赫金、奥埃巴赫、热奈特和昆德拉等人的小说理论中，在逐渐批评卢卡奇和巴赫金所设置的目的化的历史言语、奥埃巴赫以《圣经》视野为基础的模仿理论、远离小说活动方式并可以概括为计算时间能力的叙述学以及本质主义的小说观等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小说的一系列新的关键词。这些词如下：偶然性，性情，二重性，悖论，思辨性人学，整体化和整体主义，信念，历史性，叩问，情势等。贝氏关于这一套思想层层深入的论述，超越了此前的小说理论。《叩问小说》先后数十次地重新界定小说，提出了至今最宽泛的小说定义。这大概是这部论著最大的创新之处。

偶然性是现实、历史、时间和现实主义的常态。自古代起，就存在着偶然性的小说传统。其他体裁都向它们所展示的历史确立了某种必然性。小说则相反，凸显自身的偶然性和自身素材的偶然性。爱情是偶然降临的，对象的选择也极具偶然性。行为入，他们的行动，小说的事件，形式本身都具有偶然性。偶然性的再现是小说创作的主要决定因素。偶然性之再现的这种优越地位说明了性情的重要性和逻各斯的最小中肯性。不管是小说史还是小说理论，都承认偶然性的重要性。然而这种承认却是独特的，纯粹历史的，例如讨论古代小说的文

学史，例如亦讨论古代小说的文学理论；或者局限于一类小说，例如奇遇小说。这两种方法限制着对偶然性之塑形的承认。在某种理论的视野里，偶然性应该得到完整方式的阅读。在某种历史的视野里，它还应该与小说历史的连续性并驾齐驱。最后，它还应该被视为小说时间再现的首要条件。恰当的做法就是把偶然性表述为对逻各斯的某种解构，表述为在叙事中青睐时间错乱的手段，表述为反对任何按照某种严谨的叙述组织和行动组织定义叙事的做法。

相对于逻各斯，小说青睐性情，性情即主体；人是任性的和随意的；性情是体现再现问题和反再现问题的一种主要方式；小说按照这两个问题来表述世界。这种二重性与被认为固定的种种身份的谓项游戏是分不开的，与标示变化的能指游戏是分不开的。它主导着小说的时间图式。小说的时间性是根据固定的身份与其无规则变化的结合来定义的，换言之，根据时间系列及其过渡性质来定义。身份之差异性和去差异化的展现是小说的特性，这种展示打开了向主体－实体提问的大门，主体的人应该与这种主体－实体相同一，自此，他的身份便根据其名讳的明证性，根据变化的明证性，从属于它的差异和去差异化的游戏。思辨性人学在小说里举足轻重，它关涉人的形象；它通过历史，通过文化，让人的形象臣服于多种多样的变化，同时赋予它一种隐喻性，使其适用于任何时间的再现，适应于对其表语的任何询问。性情的不同版本可以从小说的历史本身中读出。在古代小说里，人物基本上是根据偶然性写成的，人物的性情与偶然性相关联的去忠实化游戏形成一体，因此人物基本上就是他的探险经历。中世纪小说、骑士小说、英雄小说的性情是独特的；它与赋予人物的行动能力分不开；这种行动能力本身与英雄人物承担风险的资质是分不开的，而这些风险本身是触及共同体的风险的塑形；这种承担使行动可能与历险结合在一起。个体性的小说的性情与个体性的人学分不开，个体性的人学是一种二重性的人学。性情同时塑造了独特性、与独特性相吻合的偶然性和共性（世界、客观性）。教育小说演示了这种性情，

因为它是探索或学习独特性权威下独特性与共性相一致的叙事：我们发现这样的小说同时也是通过探索这种一致而压缩风险的塑形小说。拉伯雷的《第三部》及其英雄人物巴汝奇在促进现代小说的发展中，是个体性、学习客观性（世界）与追求风险压缩（需要结婚吗？）之性情的一部范例。个体性之性情与其世界的悖论是不可压缩的。这就是它何以被广泛运用以显示个人与其社会、与其共同体之间距离的原因。例如新兴国家的小说，从前殖民地国家的小说，它们把性情与跨个体性或与类同主义关联起来，通常根据对动物主义的种种温习，此类温习或得到专门处理或者置于寓意游戏的标签下。跨个体性因而意味着人物的下述界定，即在主体多重化身的方式下，他既是自身又是他者。这意味着与个体性之本体论彻底不同的一种本体论：主体的独特性不反对把该主体认同为其他人物、其他生物的多重性：需要重复动物主义、寓意和表述隐喻，它们是跨个体性和类同主义的显性题材。跨个体性的塑形经常与跨时间性结合在一起，例如加布里埃尔·加西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其人物乌尔苏拉·伊瓜兰所显示的那样。

这些人学鉴定的每一种（偶然性的主体，风险的主体，个体性，跨个体性）都设置了身份的差异性游戏及其去差异化。个体性的人学意味着每个人都属于同一世界。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个体性的小说，同时提供了个体性本身的客观性，也提供了展示个体性的支撑：个人可以根据他自身的独特性发展；通过这种客观性，他被鲜明地记录在这个世界上。反之，批评传统没有这样一种安排。

与性情和主体塑造相关联的被以不同方式展示的二重性，是小说的决定性材料，决定小说的定位，决定写实性和去现实化，决定虚构，决定情节约束的缺失，决定信念的使用，决定叙述体系和陈述活动以及意识之种种再现的种种歧义。《叩问小说》使用并考察了一系列二重性：身份的差异性与去差异化游戏，规范游戏与反规范游戏，布局游戏与反布局游戏，决定性与反断定性，叙述世界与被叙述世

界，故事与主题，再现性美学与反现实性美学，能指与所指，小说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忠实性与隐喻性，人物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独特性与范式性，世界与被再现世界，身份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构等，说明作者始终用辩证性的视野去审视小说和小说关涉的种种问题。

与二重性直接相关的概念是悖论概念。小说涉及的悖论是方方面面的，如时间悖论，逻辑悖论，性情的悖论，典型性的悖论（人物身上的平凡性构成人物的尊严，这一点在17世纪的法国尤其突出），构成性悖论（如独特性的普遍性，把小说等同于虚构的悖论），审美悖论，现实主义与塑形性的悖论，认知悖论等。悖论与对立统一的区别是，对立统一的重心是矛盾性和斗争性；悖论的重心是异质多元性的统一。

从各种概念、素材和现象中不断推论出相关问题并试图寻求回答，是《叩问小说》的特色。例如，与忠实性缺失相对应的，是关于小说论据歧义的某种询问，这些小说论据有时根据语义的二重性读出，于是便与任何去语境后的言语混为一谈，有时又根据被置于忠实性缺失下的任何陈述系统所刻画的暧昧性而读出。这种情况总体上表述了逻各斯的问题和它的较小的重要性。与主体身份和意识之二重性的见解相对应的，乃是对小说主体本身之歧义的询问。这种歧义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与时间相关联的是，时间意识与意识时间的差异性；与主体谓项游戏相关联的，乃是主体身份的差异与去差异化；与主体和个体性之间的平等性相关的，乃是个体性与个体性之他者的歧义。与客观形势问题相对应的，是对现实主义的询问，后者不与小说再现属性的唯一问题相混淆，但是也与客观性的功能问题混淆在一起。小说论据的歧义，对于小说主体本身的询问，对于现实主义的询问，根据性情的悖论而读出，根据小说信息的不完善而读出，根据性情与现实主义和虚构性的关系而读出。

摹仿说的思想是一种可双重解读的思想，即摹仿说对象的解读和

小说的解读。人对现实的参照方式是间接的和隐喻性的；世界的阅读性和小说的阅读性，是修辞性质的。历史和小说的历史是一场运动。这种历史在其独特性中被阅读为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具有普遍性。体裁的变化相当于在历史中肯定被展现之世界的变化，相当于这些肯定内容的变化以及由它们本身所设置的主体特征的变化。不管其题材如何，小说都界定为一种过渡形态的叙事，对主体及其世界某些规则之建立的缺失的叙事，对某种建立之偶然图式的叙事，这种缺失与这种奠定之间的中间时间和中介形势的叙事。这样，小说就明确地展现了性情和问题性。

小说的情节和叙述组织更多地体现了逻各斯。小说是根据它们的性情和逻各斯两极，根据它们与审美主导的不同构成，根据身份的差异和去差异化游戏而发展的。小说的创造依据身份之差异和它们的去差异化的交替运动和组合运动，这一点关涉小说本身，它的鉴定，它的形式、题材、时间、人物。这些看法与小说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信念类型相反，可以重构与小说所青睐之偶然性相关的见解，具体说明小说中身份—物体和变化这两极之游戏的相关概念，重新表述双重阅读性，双重摹仿说。它们还可以重新审视真实、虚构和小说，并由此更进一步昭明小说的功能，回答小说之普遍存在及其根据对全球化的参照而进行的当代阅读所引发的叩问。这些见解远非肯定与重大小说理论相关的小说史阅读中占主导地位的种种范式的中肯性，而是吁请读者们把小说系列所形成的历史阅读为身份之差异的组合史，小说概念及实践的重构史，种种重构乃是这种组合的后果。

时间和世界两种实体的这种未完成性使得情势的图式成为可能，情势事实上是一种多元时代性的图式。历史小说是根据现在时态的一种这类情势的图式。并非历史小说的小说也是这种情势的图式本身。我们应该把情势理解为多种系列事件、行动、时间、多重结构材料的交叉：由于这种交叉，事件、行动和行为人穿越他们自身的鉴定。小说史是小说所塑形的种种情势的历史，它们本身与偶然性是分不开

的：情势是根据时间和空间对事件和行动的汇集，而不是根据历史的某种规律；它们与唯名论也是分不开的：情势是根据它所描绘的汇集的命名活动。小说是对历史的某种命名，这是人们通过任何历史小说都知道的事，正如它是种种时间、事件、行为的某种命名一样，在一部并非历史小说的小说里，它宣称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客体。

这部论著中广泛说明的赋予偶然性的特殊地位是对偶然性及其蕴含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本身又设置了对时间和变化之能力的关注：这种情况改变了身份并修正行动的理由，修正它们的叙事条件和它们的评估条件。对偶然性的关注是对问题性的任何承认的前提。它与任何叙事的上溯性是重合的（回溯与它自身的当下性是相关联的），也与同一叙事的不可能的现在相重叠（完全符合形势情况的现在，根据过去在现在的塑造建构）。这样，小说展现的任何主体都是多重的，它所展现的任何形势和任何论证都是切合变化性质的情势的。通过偶然性的图式，小说呈现为某种悖论性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根据人物和行动来解读。偶然性指示任何行动的双价性这一事实展示了主体与他自己的关系，把这种与自身的关系展示为一种歧义的关系和超出自身的关系。这种展示类型是小说的一种常项。

小说的常态就是根据这种过渡性的时间，根据允许展示这种时间的各种人学塑形，允许人们承认它是它们的条件，根据对主体形势的询问，这是通过与自身的犹如与自身外的关系（这里蕴含着虚构），处理身份之差异性和去差异化的另一种方式。这种展示和这些塑形承载着某种悖论。它们描绘一段时间、一段情势，把它们与种种信念组合起来，把它们变成沟通交际的稳定材料。它们不抹杀情势的异质多元性，也不限制这种情势中可以组合的材料和时间的数量：材料包括文本、叙事等，文学和小说由此可以由这种图式构成，而不致把这种图式基本上压缩为文学成分。从这种游戏本身不可避免地得出拥有一个世界和一部小说的结论，而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需要设置种种明确的参照系。

序 言

论贝西埃对西方传统小说理论的叩问与超越

向 征 史忠义

这部拙著并不系统介绍小说理论。它关注这些理论的主要论点，关心它们的悖论，关心它们的内涵，关心这些悖论和这些内涵之见证得出的结论。它从这些结论向前迈出了若干步，它们既是对这些理论的概略重写，也是立足于种种小说、种种小说整体的视点。它把这些论点当作激发人们延续它们、反对它们、有时候也许遗忘它们的方式。

读者可以叩问这样一种关注基本上已经熟知之理论及其延伸的意义何在，这种延伸可以呈现为对这些理论的重新占有——为什么要重新占有已被人们熟知的东西呢？——也可以呈现为建构对小说文存的某种间接评论的手段——相比于细心阅读上述文存，这样一种评论将带来哪些更有益的东西呢？^①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三种建议，它们构成对小说理论某些主导性论点的这种重读的指导性线索。建议之一是，小说大概是一种可以验明正身并进行研究的文学体裁。它也可以作为时间变化、历史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中各种具体时刻各种身份之耦合的分析来阅读，如行为者的身份、文化资源的身份、认识资料的真谛等。小说创作的重大时刻相当于这些耦合时刻，相当于分析时间变化的这种小说功能：对于西方而言，小说创作的重大时刻包括，骗子无赖小说、巴

① 关于这类问题，见 Rishard Wollheim, *L'Art et ses objets*, Paris, Aubier, 1994; Ed. Or., *Art and its Objects*, 1980。

洛克小说、18 世纪的英国小说、19 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从塞万提斯（Cerventès）到乔伊斯（Joyce）的某些灯塔式的小说家。建议之二是，这种功能与小说的某些特性是分不开的。这些特性不是形式方面的特性；它们不呼唤人们承认叙述性或摹仿说的某种特殊地位，我们仅以小说理论通常视为文类定义的两两种基本特征为例。这些特性是根据身份的处理来表述的，行为者的身份，广而言之，小说引为自己对象的种种资源的身份，是根据它们的差异性和无差异化来表述的。这种二重性部分上与时间变化的处理以及这种时间变化所形成的问题相关联。^①《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提供了这些观点的典范性的昭示。^②建议之三是，时间变化、身份差异性和无差异化的形象化导致了小说突出性情的塑形，超过了对逻各斯的塑造。种种人类学的塑形以及主体展示中的某种二重性与上述突出是分不开的，这里的二重性是指与自身的关系被展现为自身以外的关系。这些人类学塑形和人之主体的这种展现有助于反映虚构的定位，小说即是虚构。

按照这三种建议重新阅读小说理论，可以把理论从物化（la réification）它们自身论据的先天倾向中解放出来，并把对小说体裁的询问转移到对小说用以回答之物的特征化的询问：时间的变化和身份游戏的二重性。某些小说的目的有时是通过变异通常可观察到的身份的做法本身来展现这些无差异化的，如幻想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有时则把这种无差异化作为一条审美原则，如语言小说（roman du langage）和能指小说（roman du signifiant）。小说把各种身份置于叩问和某种可能性的游戏下，且不把它们与人学的视野分开，后者突出了性情的修辞学端极（le pôle rhétorique），超越了逻各斯的修

① 我们一次性说明，这些论点得益于对米歇尔·梅耶（Michel Meyer）的《叩问与历史性》（*Questionnement et Historicité*）一书的阅读，该书没有论述小说，而论述了关于变化、时间、历史性的很多东西。

② 参阅本书（原著）第 71 页及后续内容译著第 58 ~ 59 页的内容。

辞学端极。^①这说明，小说可以提供许多人学塑形。

这些建议把小说理论的材料、关于小说史的视野和人们乐于置于“全球化”标签下的它的现实视野关联在一起。这样来把玩理论、历史和现实不是一种故弄玄虚的手段：“全球化”所描画的巨大的时空体与某种小说路径特别契合，假如我们不是过于卑微地系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赋予时空体的定义的话，“全球化”所描画的巨大的时空体犹如人们称作时空体小说的某种功能性特性。

这三种建议还可以允许我们具体指出参照小说史的方式，指出小说和虚构的日常游戏，以及在一种小说研究的氛围里，与叙事和虚构相关的论点的功用性。

小说的任何研究都置于小说史上的长篇巨制的鉴定与不可能重温小说创作浩如烟海之量和异彩纷呈的多样性之间，前者指的是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小说的重大类型和它们所标志的小说体裁史上的特殊时期，后者是说由于人们永远都未熟读足够多的小说，以期以稍微详细的方式反映该体裁的演进和存活情况，于是小说史以某种方式被置于达尔文主义的标志下。^②但是，这两种约束都不应该视为过于死板的东西。不管西方范围的小说史的起源多么繁杂——塞万提斯或笛福（Defoe），拉伯雷（Rabelais）或理查森（Richardson），骗子无赖小说或巴洛克小说，西班牙小说或英国小说，不管这种相同的小说史见仁见智地解读其体裁的各种源泉——古代小说，西方哲学决定把这类叙

① 这条建议应该给予具体说明。它并不是说，这条建议设想小说表达人的真实。它根据在一种文化中占通行地位的各种人类学范式，使人的展示多样化，选择它们、使用它们，以回应它所昭示的时间游戏。如果参阅主导性的小说理论之一，我们这里与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 *Mensonge romain et vérité romanesque*, Paris, Grasset, 1961）的想法相反，即小说表达人的真实。小说等同于真实的这种言语，这种言语排除把性情解读为小说呈现之回答的建构手段。我们指出，性情塑形的多重变化应该一直考察到弗兰克·埃贝尔（Frank Herbert）和其他人的科幻小说所展现的当代机器人。

② Franco Moretti, «The Slaughter House of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Mars 2000, vol. 61 (1), p. 207.

事叫作小说；或者中国小说和口传童话的传统，或者史诗^①——它都反映了这种双重捆绑的效果：鉴定小说的重大时刻，但同时又提供某种考古学。事实上，人们从这些考古学的每一种所读到的，与其说是假设的小说史，毋宁说是文学活动的某种类型，它通过重拾以前的某种活动而表述了自己。小说是对时间变化、历史变化的一种回答，它根据素材身份的二重性——差异性和无差异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客体。这种回答自身打开了发现种种身份之其他差异性和其他无差异化的大门，这种发现转移了小说的实践和审美。

最后一点说明可以重构。小说把根据时间变化、历史变化的语词置于新的语境中。倘若应该表述体裁的某种反射性，它是根据两种语境的游戏而进行的，即过去的语境或刚刚发生的现在语境与小说所呈现的新语境。如果应该表述这种视野下的摹仿说和现实主义，那么恰当的是把它们表述为界定小说如何展示一种意指降临一种新语境的方式，而旧语境的语词得到保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怎样把这种摹仿说、把这种现实主义，变成鉴定上述新语境、鉴定降临意指之种种同意意见的塑形的。自17~18世纪起，在欧洲范围赋予虚构和小说之明确结缘的重要性，^②把小说定义为这种新语境之塑形、它

① 关于小说和史诗，关于古代小说与史诗的距离，见 Margaret Anne Doody, *The True Story of the Novel*,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关于虚构与小说结缘的询问假定现实主义意向和效果得到明确地承认。那么虚构的鉴定就可以理解为有关新语境和询问这种新语境之塑形需要承认的贴切性的游戏手段之一。由于关于虚构的反思在20世纪是发生在分析哲学里的，在某种初始阶段，它与这些文学视野是无缘的。但是它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重新拾起，参阅本书（原著）第237页。同样的说明加上必要的调整对于小说语词也是适用的，17世纪，人们赋予小说某种确定的具体定义：“小说是用艺术散文写成的旨在取悦并教育读者的爱情奇遇的虚构故事……”（Pierre - Daniel Huet, dans C. Esmin (éd.), *Poétique du roman*, Paris, Champion, 2004, pp. 441~442）。C. 艾斯曼强调，自17世纪起，历史对小说的重视，在于明显发现了体裁的演进，用我们的话说，在于发现了新语境的图式。这种演进提出使用这些语境、使用小说以及小说所承载之种种询问的中肯性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是各种小说理论的目的，参阅本书（原著）第39页，中文本第26~27页。

所承载之叩问的塑形的明显建构，定义为有可能同意这种塑形的明显建构。

如果我们想具体指出当今小说理论或与小说研究相关联的理论（例如叙述学、虚构理论、符号学理论等）的重读可能是什么样子时，上述见解就不会千篇一律。关于小说的那些大的理论是小说史的理论，这种说法对格奥尔格·卢卡奇和米哈伊尔·巴赫金同样有效，它们不表述这种历史的相同时代，但是设置了小说史言语的一种相同的逻辑，即表述被目的化的历史。事实上，这种历史言语不断地按照它所建议的各种重心，鸟瞰历史，同时它并不这样来界定小说活动，使它能够反映历史的恒常性。这就界定了重读的种种视野。尽管当今关乎小说研究的理论并非这种研究的固有理论，它们仅对小说创举所构成的特殊活动的路径作出部分贡献。只需说说虚构理论：远未允许某种相对主义的体裁方法，它们把该体裁的特征本质化：虚构是自身有效的东西，不管对假装、错误和各种可能世界的长期冥思带来的细微差异是什么。只需再说说源自叙述学的各种理论：它们局限于叙事，不能反映小说；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和谐的，用它们的多样性来界定某种叙事能力，这种能力概括为计算时间的能力。人们远离小说的活动方式。延续小说理论依然是反对当今赋予把小说等同于叙事游戏、等同于虚构、等同于前者和后者之特征化的这种优先地位。^①

这部论著较少是对某些有关小说之论点的某种批评或某种解建构，而是对主要小说理论和小说研究（叙述学，虚构）所提供的主导性小说形象的某种转移举措。我们说主导性形象，因为理论和研究给

① 小说理论与关涉小说或广而言之关涉叙事和虚构之关系的这个问题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人们时而坚持小说理论的传统以及关于叙事和虚构的特殊研究（Matthias Bauer, *Romantheorie*, Stuttgart, Metzler, 1997）属于小说理论；时而像于尔根·施拉姆科（Jürgen Schramke, *Zur Theorie des modernen Romans*, Munich, Beck, 1974）那样指出，第二种类型的研究是反历史的，我们补充说，它们远不能反映什么是小说的功能，即回应时间和历史的变化，并回应由此产生的身份的游戏。

出的小说再现的基本意图是，界定小说体裁阅读的条件。这样一种定义蕴含着对小说置于作品中的形式的、言语的、语义的种种真谛或反真谛的明确探索。在这一点上只需重复下述内容，即小说是展示其真谛或反真谛之凝结的对立面。

在上述见解的范围内，关于小说的思考历史不呼唤某种反向阅读，而要求对方法的某种束缚给予具体说明。自19世纪以来，这种思考的一部分得到承认并承认小说的某种中肯性。它把小说与客观史料结合在一起，这里的史料包括小说本身的史料和小说作为素材的史料。它并没有必然得出与这些客观史料相关的某种规范，或者把小说等同于某种理念。这就形成了对实在论和理念论的拒绝。例如，由彼得罗·西塔梯（Pietro Citati）所描述的19世纪的欧洲小说传统，^①就把对恶的再现放在突出的位置，但是却没有喻示某种道德规范。青睐恶题材可以在小说里记载被人们当作客观的一种资源——恶首先属于一种社会定义——而批评思考不必更明显地把重心放在这个或那个写实主义的准则上，也无须指出某种绝对的道德。这一点还可以从20世纪西方的某些主要的小说理论中读出。它们事实上讨论的或者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或者在不忽视形式风貌的同时，讨论小说所承载的存在主义塑形，如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②爱德

① Pietro Citati, *Le Mal absolu. Au coeur du roman du dix - neuvième siècle*, Paris, L'Arpenteur, 2009; Ed. or., *Il male assoluto*, 2000.

② 奥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于文学和哲学皆有深厚造诣，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影响了西班牙的知识分子，有人将他誉为西班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则称他为继尼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加塞特还是现象学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加塞特1883年诞生于西班牙马德里（译者注）。这里涉及的著作如下：José Ortega y Gasset, *Meditations del Quijote*, 3^e édition, en ligne, Biblioteca virtual, <http://iddooqaa.eresmas.net/ortega/biblio/biblio.htm>—éd. or., 1914, et pour *Idées sur le roman*, voir p. 30。

华·摩根·福斯特,^①让-保尔·萨特。^②这些理论赋予小说中直接

①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通称 E. M. Forster, 1879 ~ 1970), 生于伦敦, 幼年丧父, 由姑妈和母亲抚养带大, 后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901 年福斯特大学毕业后去希腊和意大利旅行, 并创作了《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 和《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1908) 两部表现令人窒息的英国中产阶级社会与意大利生气勃勃生活的对立的小说, 以及带有自传色彩的《最长的旅行》(The Longest Journey, 1907)。《霍华兹别墅》(Howards End, 1910) 针对英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富人与穷人、男性与女性之间愈益尖锐的矛盾冲突, 探索建立“联结”关系的途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1924) 则以英国海外殖民地为背景, 书中的关注点是英国人和印度人能否成为朋友, 出色地描写了不同民族心理和不同文化心态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这两部小说奠定了福斯特作为 20 世纪英国最重要小说家之一的地位。他在小说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 涉及一般小说理论和具体写作技巧, 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经常被评论家使用, 已成为 20 世纪英国小说艺术的经典理论著作。1946 年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研究员称号。福斯特喜欢剑桥自由自在的学术讨论气氛, 在那里一直生活到逝世 (译者注)。这里涉及的著作是: 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édition électronique, New York, Rosetta Books, 2002; Ed. or., 1927。

② 让-保尔·萨特 (Jean - Paul Sartre, 1905. 6. 21 ~ 1980. 4. 15), 思想家、作家, 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 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高峰作品。他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 幼年丧父, 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从小就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 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 年, 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 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 年, 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 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 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象》《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意向性》等。1943 年秋, 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 奠定了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二战”期间应征入伍, 1940 年被德军俘虏, 第二年获释。

20 世纪 40 年代, 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 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 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伏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 1960 年加勒比海危机时, 他们在古巴; 1967 年中东七日战争爆发时, 他们在加沙地带。1964 年, 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 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贝尔奖的人 (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理由是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一个研究炸药的人联系在一起。萨特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法国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 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